



晉校同包念各

朝記事卷一

不精之或辨

毅宗烈皇帝為光廟第五子母選侍劉氏後追謚為孝純太后萬曆三

十八年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卯時生于東宮孝純早逝撫育於李莊

妃天啟二年九月冊封為信王七年二月就外邸成婚冊妃周氏是為

烈皇后后為兵馬司周奎之女奎係蘄州府長洲縣人後封嘉定伯熹

廟熹亟時魏璫方張盛中外危慄上在信邸為魏璫疑忌常稱疾不朝

謁至是召入見諭以吾弟當為堯舜上惧不敢當但言陛下為此語臣

應万死熹廟再以善視中宮為托又言忠賢宜委用上益惧求出至八

月甲寅日熹廟已宴駕諸奸秘不傳翌日凶聞彰露始宣皇后懿旨告

江上遺民李孫



外逆瑞遣涂文輔等迎入宮上自危甚袖食物以進不敢食宮中物也
是時羣臣無得見上者上秉燭獨坐久之見一闕携劍過取視之留置
几上許給以賞聞巡邏聲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
對曰問之光祿寺傳令旨取給之歡聲如雷以二十四日即皇帝位於
中極殿受百官賀朝時忽天鳴
諭免召買香燭節省三萬餘兩加恩文武軍民人等賞賚守邊官軍諭
內閣動支戶部太倉銀三十萬兩兵部太僕寺馬價銀三十萬兩工部
二十萬兩順天府按指稅契等項銀一萬兩各速給發
內閣奉上傳凡本內遇天地祖宗列石字樣俱要出格朕不敢與天地
祖宗並傳示遵行

上一日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階城間乃定詢問內官
此自何至曰宮中旧方上叱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為此誤
也

九月甲子朔太監魏忠賢乞辭廠務不允奉聖夫人客氏准出外宅給
寧國公魏良鄉安平伯魏鵬翼鐵卷太監李永貞疏病准回籍調理

客氏既奉旨出宮于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
裹皆先帝胎髮痘痂及累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焚化痛哭而去後奉
旨籍其家命太監王之政嚴訊之得宮人有娠者八人蓋出入掖庭
多携其家侍媵莫如呂不韋李園等也上大怒命赴浣衣局掠死後
仍膠屍凌遲子侯國興伏誅客光先客璠楊六奇等永戍客氏兄子

楊天奇忠賢之塔 忠賢肆惠皆與客氏同謀成之奇其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王安皆客氏之造意也

上初即位所以優禮客魏者一如熹廟而清卻承奉盡易以新術入內供其李朝欽裴有聲王秉躬吳光承談敬裴秀等次第准其乞休逆賢羽翼剪除一空復散遣家丁然後黜逐逆賢肘腋大奸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神武何以有此

四大朝廷臣俱用朝衣朝服內閣則否惟歲除祭中霤之神司禮掌監印代行祭祀奏請祭服之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大朝與王體乾等下至牌子俱借用朝衣冠于乾清宮大殿內炤外廷儀制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內閣一如鴻臚班首亦致詞焉後魏良鄉晉

封逆賢改戴貂蟬冠位在王體乾上烈皇登極逆賢欲仍炤熹廟行礼

繼憚上英明正用本等服色同衆叩頭呼萬歲

御史楊維垣疏論崔呈秀依附魏忠賢立志卑污居身穢濁上答以諸臣俱經先帝簡擢不得妄訛

御史賈繼春奏崔呈秀以聽勅御史未及二年驟陞宮保賈官鬻爵貪淫穢迹不可枚舉田吉以殿試而被懷挾之奏在案已幸乃二載曹郎而尚書極品叨名器如承蜩單明詡踰期主政而督撫侍郎取節鉞如拾芥此又笑破士林之口應聽自裁工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一正士習比來士氣漸卑惟以稱功頌德為事如厥臣魏忠賢奏疏不書姓名盡廢君前臣名之禮祝釐遍于海內奔走狂于域中士風之卑莫此

為甚一糾官邪如尚書崔呈秀貪橫無耻臺臣雖悉其槩其惡實罄竹
難盡一安民生立枷之法爰書未定而命已斃厥衛溪文株連蔓引慘
酷不忍言一足國用今之勲廢充塞滿路祿費不支又如忠賢生祠在
在創立費不下百万及今變賣尚可得數十萬金兵部主事錢元愨疏
言臣奸崔呈秀雖已鋤去鈎呈秀之惡皆緣藉魏忠賢之權勢忠賢以
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假以事權群小蟻附稱功頌德
遍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卑于乳臭幾如梁冀之一
門五侯徧列私人分布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免三窟與珍輦室藏積廩
寧幾如董卓之鄙婦自固動輒傳旨箝制百僚几如趙高之指鹿為馬
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鈎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

桓温之壁後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網結網天佑國
家誕啟聖明然羽翼未除陰謀未散可漫焉不加意乎至魏良鄉輩既
非開國之勲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又如告訐獲賞之張体乾
煨煉驟貴之楊寰夫頭乘輜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大兒
之田尔耕寧國契友之白太始等凡為忠賢之爪牙鷹犬俱宜明正其
罪或極或放則奸黨肅清矣御史吳尚默疏言賊臣之身已去賊臣之
惡暴呈秀鬻身與援之門入賓閣寺之幕不顧笑罵稱功頌德天下
幾不知有廉耻立馬之呼屢在朝陽之音罕聞天下幾不知有名節疏
揭一入家籍沒而身齏粉人人重足天下絕不知有身家將作何事乃
與奪情天下幾不知有倫理都察一院而設四憲臣在都一秩而設兩

座天下幾不知有名位甚者先帝易簀將及乃連章累牘頌爵賞而列封應群臣謝恩之日即先帝賓天之日天下絕不知有改革之大故論及此而賊臣之罪案定厥臣魏忠賢之罪案亦可定矣貢生錢嘉徵疏劾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厥臣二曰箴后皇親張國紀未罹不赦之條恨皇后當御前面折逆奸遂羅織國紀欲置之死幾危中宮三曰弄兵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脅民臣內逼宮闈操刀屬刃砲石雷擊深可寒心四曰無二祖列宗高皇帝訓中消不許干預朝政乃忠賢于軍國重事一手障天凡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為五曰剋削藩封三王之國莊田賜賚甚厚薄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腴萬頃六曰无聖先師為萬世名教之主忠賢何人敢建祠太學之側七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候忠賢又何功績而襲上公之封八曰邀边功遼左失陷未恢寸土而封侯伯封聯鑣冒賞九曰傷民財祠宇遍天下糜費金錢萬萬敲骨剥髓孰非小民之脂膏十曰襲名器制科取士慎重關防忠賢所私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竟玷賢書疏入俱報聞先是已准崔呈秀回籍守制同時奪情者又有工部尚書李養德延綏巡撫朱童蒙俱准丁憂去忠賢再疏引疾求退准回私宅調理寧國公魏良鄉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尋有旨安置忠賢于鳳陽安置徐應元于顯陵應元故信邸承奉以從龍陞司禮得忠賢賄為之左右上知之故并得罪

十一月初四日諭兵部迎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蠹盜內帑陷誣忠直卹
管多命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改輒敢
將素蓄亡命之徒身帶凶刃環擁隨衛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衛
即差的當官旂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各該督抚
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群奸即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
時官旂方出京忠賢至阜城縣聞信即自縊于飯店中其名下隨身用
事李朝欽同縊死焉崔呈秀亦報縊死于家旋奉旨各犯家產俱籍沒
入官各處生祠尽行拆毀變價解京其忠賢在京原賜第一所命不必
變賣留俟東西底定以賜有功之臣榜曰策勲府

夏允彝曰烈皇不動聲色逐元兇處奸黨忌社再安旁无一人之助

載

輟之世宗為更難時在朝皆闕章莫發其奸維垣首糾呈秀始自相携

貳然于璫仍不敢致訊澄源元愆乃直指璫罪至嘉徵所言更詳尽

璫不勝憤哭訴于上愈觸上怒即放之出至中途偵知上必重處

遂自縊死呈秀列姬妾并羅列珍異酒器縱飲一杯即擲壞之飲

已自盡天地再闢皆上獨斷也嘉徵循大雅人以貢為縣令元愆

不簡以京察錮之
為善不卒惜哉

揚維垣又疏叅魏良卿奉旨逆孽魏良卿法當籍沒着內外官將有名

人犯拘寃僧浴光爰緝必獲其原籍肅寧家產撫按嚴加封固查明具

奏

當逆璫盛時曾以十萬金搆一佛刹延浴光為主僧璫既敗平時往

來者俱絕迹矣。浴光獨延之一飯，俄而維垣恭疏詞及浴光，人盡為危之。浴光曰：吾不出，無以安此法屬。挺身赴京，維垣見之，大驚曰：不意即師業上疏矣。奈何！前此維垣曾求光薦引于璫，光却之。至是也，深恐其吐實，光殊無此意也。夫以出家學道人而受逆璫之供養，其人固无足取。然視維垣葦身列衣冠而前後反覆，始則鑽穴呈身，繼則恭論以博名高，其人之賢不肖相去又何如哉！

刑部為遵旨會議事，奉旨逆惡魏忠賢，掃除厥後，憑籍鬼靈，睥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尚公，盜帑再兵，陰謀不軌，逆婦客氏傳遮消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闈，无君无親，明攘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自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忠

賢於河間府戮屍凌遲，呈秀於薊州戮屍斬首，仍將爰書刊布中外，魏志德等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

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繁重，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一方民。俟東南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之意。撤回各邊鎮守內官，諭兵部曰：軍旅大事，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別官官現兵古來有成，今于各處鎮守內官，尽行撤回，一切相度机宜，約束吏卒，无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无復委任不專，体統相軋。各督抚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殫竭忠，蓋以副朕懷。

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民之忿稍舒，而詔獄遊魂，茫然鬱錮，含冤未伸。着部院并九卿科道，將以前所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

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卹卹廢卹卹廢卹其削奪
牽連者應復官卹卹復官應起用卹卹起用有身故捏贓難給家屬波
累羈囚者應開釋卹卹開釋勿致久淹傷朕好生之心至元年三月吏
部以死事諸臣列名上請贈卹有加詳載

刑部奉旨廠衛沒文附會鍛鍊朕深為痛恨耿如把着與開復原職胡
士容李桂明俱改擬發落方震儒惠世揚着九卿科道會議耿以不拜
逆祠得罪胡任薊州兵備為崔呈秀所陷李任戶部管倉誣以盜米被
獲逆璫以此敘功方以封疆惠以移官皆誣坐大辟至是俱得釋而部
院初猶擬方惠二人改斬乃成再擬始准復官起用云如把疏言撫臣
劉詔上建祠疏怪臣不肯呈詳乃取忠賢像懸之喜峯見者俱五拜三

叩頭呼九千歲臣見其像冕旒也半揖而行詔即馳報忠賢恭臣逮問
矣臣入鎮撫司許顯純酷刑所加甚于盜賊反叛懸坐贓六千三百兩
家資變盡親友代完乃得送刑部問成大辟押赴市曹者日日有聞幸
遇皇上出臣於獄准復原職乞容臣回籍調理奉旨着即銓補優缺以
旌直氣不必陳請方震儒亦具疏陳被誣始末畧云縉紳之禍至臣等
而極今既荷雨露之恩宜承銷報復之念若纔作藩籬之因便又種園
扉果願以之為被罪諸臣規既遇至主攀麟鳳者建豎固奇狎鷗鷺
者夢魂亦穩假使逆璫不遭天譴卽獲伏空山得安枕亦又願以之為
廢棄諸臣規猶有請焉逆璫秉政最喜沒文經廠衛者寬苦固多卹不
經廠衛者寬苦亦復不少且恩詔減等齊民得之猶易縉紳得之反難

臣在獄與諸臣累言倘異日蒙生必以此情控于皇上今既邀高厚敢負此心我乞敕下法司從公盡數公審一番此又臣附于工瞽芻蕘之後者也

監生胡煥猷疏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樞當忠賢專擅揣摩意旨專事逢迎有互建祠各撰碑稱頌宜亟罷去并糾各撫按之請建祠者奉旨下刑部問刑侍郎李若珪輒引卧碑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四輔各具疏辨托言忠賢碑文使其游士食客自為之至於取旨褒贊則文書官稱上命票擬臣等不能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徘徊其間翼有毫髮之益于國亦少盡區區之心耳并引陳平周勃狄仁傑事上優答之未幾四輔相繼去位惟國樞辭疏言煥猷書生義憤

勃然自念今現之其言有一不行否用其言而奪其人何以發忠義之氣

願還之曹監以作敢言從之人謂高陽此舉猶見相度勝同事諸人多

矣四輔既被劾義難久留司合疏請枚卜上允之令部院會推以十人

名其題會推是時逆璫餘孽未滅邪議尚存上明聖知列名前後不無意議

為貯名金瓶中对天焚告行一年三叩頭禮以筋夾之首得錢龍錫次

李標次來宗道次楊景宸輔日以天下多事求廣一二上乃復夾得二

則鴻道登劉鴻訓也未幾來以署部時為崔呈秀之母請卹有在天之

靈語為言路所糾楊在掌院時有頌疏上益疑會推之不足信始從眾

望特諭召起曰輔韓蒲州矣

御史楊維垣既疏劾崔呈秀擬與群奸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

東巡鹽矣、掌道安伸疏請、留佐大計、凡削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其游移兩岐、及本邪黨而偶被逐者、始為推轂、于是編修倪元璐^方、上隅未化、正氣未伸、疏畧曰、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為對、案曰邪黨、以東林諸臣為邪人、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既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議論寧涉假借、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寧任矯激、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毀裂廉隅、背叛名教、於是乎連名、頌德、生祠、匝地矣、夫頌德不已、必^將進、生祠不已、必且呼嵩、^將寬之曰、無可柰何、不得不然耳、充一無可柰何、不得不然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為鐵案、深防報復、

竊以為過計也、^未東曰為舊輔、韓爌詞、臣文震孟、辯雪浮謗、請賜召用、又言鄒元標、宜易名、海內書院、宜修復、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糾之、倪復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畧云、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護、李三才、^{熊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茶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之揚、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於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也、特未即市之誅、未嘗不望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失刑也、今以忠賢之窮、克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厥臣公、厥臣不愛錢、厥臣為國為民、何況三才、以虎彪之交、結近侍、律當死、斬初擬止于削奪、豈不驕兒、護之、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昔人之護、廷弼、至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以為揚左}

諸人^臣追贓地耳。初擬以移宮一案殺諸臣及獄上而以為難于坐贓。再傳覆訊改為封疆派贓毒比。此天下共知者。奈何尚守是說。系王紀以恭沈滙忤逆璫而譴斥。文震孟以薦王紀而降削。均得罪于璫者耳。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驢者。相率為頌德建祠。希^麟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是畏破帽策蹇驢者。相率為頌德建祠。希^麟玉馳驛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願矣。逆璫毀書院逐正人。籍學士大夫之口。自鄒元標以偽李見驅。逆璫遂以真儒自命。李宮之席。倏然揖宣。至為平交。使講學諸臣在。豈遂至此。維垣以无可柰何之心。為頌德建祠解嘲。假令呈秀舞蹈。稱臣于逆璫。諸臣便以為無可柰何。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劫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為無可柰何。從叛乎。初疏入。平湖施鳳來擬票有持論未當之旨。蓋猶堅持璫局也。至再疏入。上親覽。心動。得奉俞旨。維垣革毒網始無所施。人謂二疏實為廓清首功云。

御史高弘圖疏言。魏忠賢亂政竊權。謀為不軌。廷臣但指為奸。皇上暴其罪狀。名曰逆。從此凌遲戮屍。頒布爰書。而案始定。彪虎怙寵。毒害忠良。法司初擬未減。皇上列其顯惡。勅用重典。從此論斬遣戍。明著讞詞。而案始定。若夫傾危社稷。擾動宮闈。顯稱擁衛之干戈。爭作反叛之羽翼。如劉詔。劉志選。梁彥環者。罪實浮于虎彪。詔以天子憲臣。于忠賢像呼九千歲。行五拜三叩頭禮。非倡逆九边。使効尤乎。又于先帝彌留日。遵化教場點兵。更置將領。精甲良馬。皆忠賢頒賜。家丁直接都門。非大聖人出而內應。外合。非詔而誰。先帝在宮。无驪褒之寵。凡魚貫而進者。

非忠賢所負，槩行殘害。悼后父張國紀，志選夢瓌，連章糾劾，一旦易位。謀成兩賊，為華歆矣。志選僅與潘汝楨同削，夢瓌弗與倪文煥同建。則閣臣票擬摸稜，非所以為訓也。奉旨志選、夢瓌、托按提問，劉詔先行革

職

御史葉成章疏言：李寶督造蘓松、叅楊、姜坐以賍，巡撫同起元力救之。起元、叅、道臣朱童蒙、寶遂譖于忠賢，削逐起元，橫坐以閔，說公事串入同順昌、高攀龍、周宗建、李應昇、繆昌期、黃尊素，而一網之緹騎四出，械繫相續，槩送鎮撫司。而許顯純操其生殺之權矣。李寶搆于外，李永貞織于內，顯純下此辣手，即舉四虎立磔于西市，未足償七臣之命也。上既命磔魏忠賢、客氏、斬崔呈秀，即命定附逆諸臣罪，給事中李覺斯

疏叅忠賢有十孩兒五虎五彪，奉旨法司會議具奏。虎為吳淳夫、李夔、龍田、吉倪、文煥。其一則霍維華也。維華廣布神通，遂以已死之崔呈秀代之。彪為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時刑部尚書蘓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誠、大理寺署事少卿姚士慎皆與璫黨者。香火情深，曲加護持。引職官受財枉法律，發附近衛所充軍終身。倪文煥追賍五千兩，吳淳夫三千兩，李夔龍田吉各一千兩，解助邊餉。田爾耕、許顯純引職官故勘平人因而致死律，斬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引同僚官知情共勘減等發邊衛充軍，讞上輿論不平甚。惟時劉志選、梁夢瓌以誣論張國紀、傾搖國母薛貞以枉殺劉鐸皆相繼論列，逮問而內外蒙狗起解無期。給事中曹師稷疏言：虎彪為逆璫腹心，同惡相濟，按以交

結之律寧有首從之殊乃牽引尋常貪酷職官例律乃為諸奸出脫其
監候必於原籍充軍必于附近物議沸騰豈曰无因今劉志選梁志環
李永貞並奉旨提問竊恐法司復祖前人故智以護虎彪者護諸奸也
御史吳煥疏言昔年被禍諸臣朝聞命而夕就道至不敢入与妻孥訣
今虎彪諸奸雖屢^奉明旨而詔書掛壁優特任意如劉志選梁志環曹
欽程革或燕處家園或潛藏京邸與援有靈朝廷無法薛貞以堂堂司
寇為逆璫創子抗不赴逮公然疏辯法甚矣于是再奉嚴旨勒限嚴
催起解云時新咨科道考選命下彈擊魏黨無虛日璫所拔用之大僚
黃立極周應秋郭允厚孫杰陳九疇阮大鍼呂純如等咸吹^等撤回虎
彪與諸奸始得逮問正法次年遂定逆案頒行天下

吏部疏題贈卹死事諸臣高攀龍兵部尚書後加贈太子保楊連右都御史

加贈太子保左光斗右副都御史加贈太子保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昌魏大中

俱太常寺卿李周宗建黃尊素袁化中吳裕中夏之令俱太僕寺

卿周朝瑞大理寺卿繆昌期正詹事萬燦光祿寺卿各廕一子入監讀

書煥品級賜祭葬丁乾學侍讀學士顧大章劉鐸太僕寺少卿張汝刑

部員外郎俱賜祭葬奏旨高攀龍等守正捐生貞魂久鬱既經分別贈

廕准如議行以昭朕顯忠勵忠之意

以熹廟梓宮發引廷試進士改于四月初二日上留心策士是日籲天

祈得真才又将進呈卅六卷並貯金甌中以金筋夾之首得刘若宰遂

定為狀元

按弘治乙丑科廷試進士孝宗皇帝亦焚香籲天於後宮是科所得名臣惟顧鼎臣崔銑黃鞏魏校四人以文章^品顯望著方獻夫以議大禮顯嚴嵩以貪奸敗今戊辰科所得如汪偉金鉉王章吳甘來周鳳翔徐汧李夢辰胡守恒史可法金聲劉之綸徐澤皆以死節著似勝於弘治矣而是科亦有宋企郊以首先降闖賊聞其他失節敗類者亦尚有人也是科以登極恩中進士三百五十人房考二十人科臣有帶副都銜者在逆璫亂政時所加然序列仍在翰林編簡後三朝要典一書乃逆黨顧秉謙崔呈秀馮銓等迎合魏璫意借題以實諸正人罪者也其所指罪魁紅丸則以孫慎行為首移宮則以楊連為首挺擊則以王之寀為首當日名賢一網俱盡于此至是倪元璐請毀

之疏云挺擊紅丸移宮三案關於清流要典一書成於逆豎其義不可不兼行其書不可不速毀蓋當事起議興^廷互訟爭挺擊者力護東宮爭瘋顛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宮者持平于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既而楊連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徵鞏門戶之說興于是逆璫殺人則借三案群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即頌德稱功於義父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諸奸始創^立私編^身標題要典以之批根今日則眾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現三案者天下之公論要典者魏氏之私書夫以闕寺之權屈從史臣之^筆第亘古未聞當毀一未易

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論斷。若云彷彿明倫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學敏比賢，悖逆非倫，當毀二。矯誣先帝，偽撰宸篇，假竊誣妄，當毀三。又况史局將開，館抄俱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之書，何事留以駢枝，使人唾罵，當毀四。奏入，上即欲將要典焚燬。內閣來宗道擬旨，這所奏關係重大，着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御筆於具奏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既而衆議僉同，奉旨即行焚燬矣。侍講孫之獬詣東閣力爭，不可毀。繼以痛哭，復上疏極言不可毀之故。于是張承詔、吳煥、吳玉等連疏，恭之獬語皆絕快。而蕭山草居中竭力調護，僅票旨回籍。至次年定入逆案中。

朱文肅曰：甚哉！小人之愚，自供罪案，又代為他人發揚盛美也。要典一書，先列爭者之疏，附以史斷。曲詆妄言，無所不至。然後附以駁者之疏。其人則楊維垣、趙興邦、徐大化、劉志選、崔呈秀也。由今而視五人之肉，足食乎？骨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或死或廢，其疏稿未必盡存。其子孫未必一一搜集，而要典收之，畧盡借天子威靈，既藏內府，又徧散民間。未几內府燬而散者不可收，人皆得而見之。於爭者无不嘆賞，于駁者無不唾罵。而史臣教語，段段可羞可恨。穢莫加焉。罪孰甚焉。殆天奪其魄，自投穢廁中，沒頂而不可拔也。五人既坐大詬，其二又嬰大謬。此外又有如劉廷元、岳駿聲、霍維華，才皆可為，皆入其中。吾惜逆賊既害多少善人，又累多少才人。故立身者不可不慎。總之功名之念淡，則思过半矣。

按文肅此論暢矣然似微為刊霍致惜者亦知倡瘋顛二字以護挺擊者廷元也首開通內之徑陰導逆璫戕善類者維華也即謂之才亦小人之才耳何足言

御史毛羽健疏劾阮大鍼先後舉主前則五虎之倪文煥後則十孫之長李魯生非黨邪確証乎甲子歲營吏垣之長恨趙南星不與而與趙魏大中遂拜忠賢為義父而南星戍死大中慘殺非害正確証乎若通算一疏力詆左光斗盡罵周嘉模等臣言過懇一疏復力薦之非陽附正人以掩其黨邪害良之確証乎至屈指待皇祖禹湖一語此何事而今日屈一指明日屈一指以待皇祖之寵弁非大逆不道乎初大鍼以附璫陞光祿卿見璫敗因上合筭七年通內_璫臣一疏以惠世揚串汪

文言通王安并及諸人莫掩其諂附之醜至是被劾即奉阮大鍼前後翻覆陰陽閃爍着閑住之旨蓋長山所票也大鍼因恨長山遂私通內廷暗布蜚語以構之不久即得罪去

御史任贊化吳王鄒毓祚鄧英毛羽健等連疏劾楊維垣把持朝廷黨邪害政諸罪已奉旨下部議處斥革矣至是而原任尚寶卿黃正賓上除惡務本疏畧云結交內侍明律森嚴乃虎鹿肆行而子孫蠅集究其為作俑者魏廣微發蹤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為媚璫費見既而逢迎廣微以擔當共謀富貴其宜戍其宜削一一疏記與廣微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夤緣督理大工日奉魏忠賢色笑剋減工銀无算最後私受銅商厚賄那借借新司錢糧二十萬兩拂忠賢之意罷

令開住及賄逆局將敗令表姪楊維垣疏奏崔呈秀為翻身轉局地目
今大化維垣雖奉謹作潛居輦轂日與閣宦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
轉于大化之線索何巨測也時蕭山票旨有不必要求句御批揚維
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着回原籍去

先忠毅与周宗建輩七公之違也由於織監李實之疏李實已違問大
辟笑一日上召對時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啟濬問曰李實一案有疑
惑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啟濬對九卿科道會問據寔回奏上曰李實
何以當決不待時啟濬對實與李永貞構殺七命不刑自招上曰豈有
不刑自招之理日問吏部尚書王光永光對李實初亦不肯承及用刑
然後承認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為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令

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啟濬對威福出于朝廷一憑聖裁上曰持
法要平朕豈為李實五虎五彪緣何不問他決不待時後一日召對上
特携李實原疏示閣臣曰此李實叅七臣原疏也卿等可詳細看是硃
在墨上墨在硃上諸臣詳覽久之俱對以果也是墨在硃上上曰可見是
空頭本復命傳與九卿科道違閱畢于是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
時列若愚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

按李實空印本是矣安知非實預為日後卸罪地故作此先硃後墨
之伎倆耶時為費齋奏者司房孫升何不即提之詰問窮寃到底耶
又何不取實平日入奏之本較對筆跡異同耶縱云填寫出于永貞
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王永光俯順上意小人故態不必言

丁啟濬身列司寇不能執法廷爭乃以威福出于朝廷一語卸責
部科道又俱無一言糾正以廷臣所以見輕也明主可以理格時遜
之尚在童年同難諸子亦無一人在京執奏者使寬對未償大法未
正痛哉至彪虎何以不問決不待時天語琅琅諸臣置面顏于何地
當時讞此案為司寇獲茂相竊謂其罪不減彪虎也厥後三法司會
審虎彪諸奸始正大辟者主稿屬掌道蔣公允儀筆始無失刑矣
李永貞在忠賢名下用事三年十月陞玉帶隨堂秉筆賜坐蟒橙机
匝月五遷皆由逆賢心腹掌班劉榮所薦凡賊害諸人造謀實由外
廷線索永貞即非助逆殺人之人然其心地可槩見也七年八月工
即位即告病未久至九月初七日始准辭十月初二日即自砌于私

宅小院穴墻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逆賢乞辭始出墻見人蓋初求
退原欲與徐應元合成一局擯退逆賢從新另做世界至應元亦退
永貞始手忙脚亂密托心腹掌班丁紹呂等饋王体乾王永祚王文
政每人銀五萬兩三人畏永貞反覆憚上英明都不敢收十一月十
七日各進獻御前是日晚永貞不自安密具鞍馬逃走二十六日奉
旨降淨軍發承天顯陵安置舉家驚惶無覓至十二月初九日永貞
外宅得報信人持永貞親筆帖取盤費即拿獲奏聞着押赴顯陵二
月又調發鳳陽三月以御史劉重慶疏奏提解赴京六月二十日會
審引奸邪進諛言左使殺人律斬決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云李賓
空本永貞填寫驗是墨壓硃上遂於十六日縛赴正義街斬訖

御史吳煥疏恭漕運太監崔文升引進李可灼漫投寒藥以致光廟賓
天寶坐不赦之條而甘為逆賢腹心總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刘志
選虎踞南北遠為聲援貪污慘刻人人切齒文升在淮尤為縱肆剝軍
虐民應行逮問疏入文升拉同伴伏宮門哭聲達帝座上立拿首倡二
暨同文升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往孝陵煥疏遂留中

應天巡撫李待問疏為地方死難諸臣高攀龍左光斗繆昌期周順昌
李周宗建顧大章請建祠尸祝言諸臣生平各有本末礪樹咸著
朝端揆厥致禍非擊魏逆之奸萌即禡崔賊之貪魄不然觸克抗忌構
端以陷之者也彼時虐燬四張群克羅織殞身破家之慘無不為之號
霜泣旱冤憤實有同情以時天日重開褒裔賜膺之恩無不幸其潤枯

噓稿昭揭尤有同志此各府士民相繼以尸祝請也乞下該部具覆特
允本地建祠崇祀庶忠魂大慰泉臺直節永光某稷奉旨郡邑鄉賢祠
原以俎豆示風功近來濫人太多褻越巨典殊非舊制這慘死諸臣風
節較著着有司遵旨速祀使士子曉然知忠孝之義不必建祠

擬此旨者次輔吳江周道登也實欲阻鄉人之建祠故以送祀鄉賢
為詞試觀當時縉紳即庸碌致位老終曠下者何一不入賢祠且入
賢祠止須地方官批行何必奉旨哉聞之前輩云吳江本與璫黨臭
味頗忤嫉諸正人憎及死骨故不喜同鄉有此盛事也後經臺臣王
道直劉士禎論列亦指及此可見公論有在矣故瞿公據軒是時東
先祖父有云朝政日見清明邪黨尚守璫局如聖慮皇皇求舊彼必

力肆擠排皇衷懇懇恤寬彼必痛加裁抑有君无臣且使人扼腕太
息耳噫向非聖主獨斷即一切卹典亦安能如此之優渥哉

御史黃宗昌疏言逆璫竊柄陰謀叵測皆由懷祿固寵輩當先而逢有
以生其矯竊問鼎之漸如寧錦報捷不過解圍自去乃命爵論賞即一
毫無與者皆陞官廕子濫至百餘人國家名器盡為逆關收買心腹之
物此距先帝升遐時尚有旬日或矯或否半屬疑端至三殿不日之成
一序尤亘古所無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二日敘功行賞在二十一日
先帝久已不豫此正大漸之時豈有安閑出詔之理不聞此時召我皇
上付託大室及命大臣申諭國事乃以不要緊之事為大顧命乎蓋逆
賢此時雄心正熱故預先竊命巧結腹心此比魏氏官非皇上官也今

日猶帶偽官立堂堂之朝亦良心盡喪矣奉旨宗昌知矯偽有人不妨
指名奏來宗昌因復疏言臣只糾其事不能盡憶其人姑查邸報列名
直指之日舉黃克纘霍維華邵輔忠呂純如等七十人以對大約先帝
上仙之日即諸臣謝恩之日揚得意以假為真摠之皆所稱偽官也
于是奉旨下部查核凡殿功邊功所加恩典一概刪除不敘而爵賞始
一清矣

戶科韓一良疏言皇上平臺召對有文臣不愛錢之語然今世何處非
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令居言
路以官言之則縣為行賄之首給事乃納賄之魁今欲守令不廉然守
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取既多過客動有書儀至考選朝觀動

費四五千金。此金非從天降，非自地出，而欲令守令之不受錢乎？至于科道人號為抹布，言只要他人淨，不管自己污也。臣兩月來，辭却書帕五百餘金，臣寡交猶然，餘可知矣。此猶為有名之饋，臣則懼其皇上之言路為嚇人之腐鼠，若操一二愛錢之心，當流水至矣。乞大為懲創，使諸臣視錢為汙，懼錢為禍，庶不受錢之風可睹。至開之有源，導之有節，猶未敢深言也。疏入，上嘉之，因召對。出此疏，命一良高聲朗誦畢，付_閣。互閱，劉鴻訓奏：「這弊有兩端，有交際，有納賄。上問曰：『何謂交際？』鴻訓奏：『交際如親友饋遺，情有可原，細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_數計。』上曰：『一良所奏，大破人情面，忠鯁可嘉。諭吏部破格擢用。』尚王永光曰：『科臣露章，必有所指，乞令指出。』一二重處，以為貪官戒。上召一良指

疏中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可據矣。具奏。一良對臣：「今未敢深言，待奴揀平後具奏。」上又令指名。一良曰：「此二語蓋指事例言。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_風聞上怒曰：『難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內指名來。』一良回奏：「恭周應秋、劉鴻訓、張翼明、褚泰初。」上又召一良面詰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張翼明已下部議，何待爾恭復取前疏反覆展視，御音朗誦至此，金非從天降，及辭却五百餘金一段，擊節嘆賞，聲厲臣鄰，問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饋，一良對臣有交際簿在上，固問終以風聞對上。遂震怒，即諭閣臣曰：『韓一良所奏前後矛盾，前疏明明有人，今乃以周應秋等塞責。』劉鴻訓等合詞奏請再三，上愠曰：『都御史不是輕易授的，要有實功，鴻訓再奏。』曰：『臣不為皇上惜此官，但為皇上惜此一言。』上曰：

分明替他說話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個都御史復召一良面叱
曰所奏前後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等問姑饒這遭

寧錦督師缺廷推袁崇煥赴任陛辭上召對曰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
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有方畧可具實奏聞崇煥奏所有方畧已具疏
中臣受皇上特恩願假以便且計五年而東可平遼可復上曰五年滅
奴便是方畧朕不吝封_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
亦受其福崇煥謝恩暫退時上亦暫憩便殿給事中許譽卿面叩五年
之畧崇煥言聊慰上意耳譽卿言上英明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柰
何崇煥自覺失言頃之上再御殿崇煥即奏東奴四十年蓄聚此局原
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忍言難此五年中須事事應

錢糧上即召戶部署事王家禎令竭力措辦毋致不克才用
崇煥又請器械凡解邊子甲等項必須精利上即諭工部署事張維樞
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有不堪者挨查究治崇煥又
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必須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即為選
授不當用者勿為濫推上即召吏部尚書王光承兵部尚書王在晉諭
以崇煥意崇煥又奏以臣之力制東奴而有餘調眾口而不足一出國
門便成萬里忌功嫉能天豈無人即凜凜於皇上法度不以權掣臣之
肘亦能以意亂臣之方畧上起立貯聽久之尋諭曰卿條奏井井不必
謙退朕自有主持閣臣劉鴻訓等俱奏請假崇煥_便賜之尚方至如王之
臣蒲桂之尚方應行撤回以一事權上然之遂命傳示該部遵行

王象乾以原官起用總督宣大陞見上召同閣臣俱入檻內去御業咫尺蓋異數也上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知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方畧可面奏來象乾奏臣年踰八旬齒疎不能詳奏所有方略具在疏中上固問之象乾先言揄漢卜哈諸酋離合始末因奏朵顏等三十七家今日應當與哈慎一同連絡可得數萬安插薊鎮沿邊駐牧為我藩籬似亦可以敵揀上曰觀揀意似不肯受撫者象乾奏從容籠絡撫亦可成上曰禦夷當思威兼濟不可專恃羈縻閣臣刘鴻訓奏聞虎酋知王象乾至退去六百餘里上即問退去在何地方鴻訓不能對象乾代奏退去直北沙磧中上又問倘款事不成如何象乾密奏夷情數百言上始色喜諭曰卿年雖踰八旬精力尚壯卿托揀於西袁崇煥

禦奴于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百官俱叩首退按
按崇煥原知邊事難為冀以款羈縻歲月故舉象乾專主撫也象乾
既赴任專任揄酋抚賞事宜舊例屬夷出馬中國出絲繒互相貿易
名曰馬市虜中駒初生繫其母於山頂駒從下一躍而上者留充馳
驅躍至半而踣者殺以為食懦不能躍者則以與中國市象乾建議
彼既以駕馬相易欺不若却其馬以價之半與之少司馬申用懋謂所
市馬誠不堪用然每歲徵馬以萬計於彼不无少損且以幣易馬尚
為有名若無故斂幣與之去歲幣幾何又揄索數甚奢若遽損其數
彼未必聽命塞外曰棄地甚多盍以泰寧等地為請能歸我舊疆我
當如所索不能然後減損其數則我為有辭矣時象乾年毫無遠圖

當事俱急欲成功，苟且從事，不半年而內犯闌入大同，殺戮甚慘，撫卒不成，浪擲金錢幾十萬云。

袁崇煥甫至錦州，即連疏請餉。上御文華殿，召諸大臣諭曰：「前崇煥云安插錦州，兵變可弭。今又云欲鼓譟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諸臣有請允發者，上詰問戶部尚書畢自嚴，自嚴盡言戶部關乏，容當陸續措給。上曰：「據崇煥疏云初三日即變，今已初二日即發去已遲，何救于鼓？」又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稷，若發去實費有用，朕豈吝此？且委實不足，有人盜去，卿等那得知禮部侍郎周延儒奏國家最急關門，昔防虜變，今又防兵變，前寧遠鼓譟未曾處置，今又因鼓譟發帑，倘各邊効尤，將何處止？」上曰：「卿以為何如？」延

儒奏臣非敢阻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在呼吸間，固當與之，然非常策還須畫一經久之計。上曰：「此說良是。若事急專一請發內帑，豈不涸之源，何以應之？」上又曰：「爾等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擔當，動稱邊餉缺乏，每下旨通不見解來，即如贓銀充餉，至今不到，豆價行查至今不回奏，如此稽遲，錢糧何時得足？」又曰：「你們每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然事一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為空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又曰：「朕即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為卿等當有嘉謨奇策，召對商確未及周知者，悉為朕告，乃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時天威震迅，憂形于色，諸臣皆戰懼稽首而退。時元年十月初二日也。越數日復召對，諭缺餉事，須講求長策。遼兵動輒鼓譟，各邊効尤，將何底止？延儒奏軍士要挾，畢竟別有隱

情古人還有羅雀掘鼠軍心不變的今各兵只少他折色銀兩如何動輒鼓譟上曰正是如此說古人還有羅雀掘鼠軍心不變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延儒又奏安知非不肖將官造出恐嚇言語搖惑軍心上稱善者再自此兩番召對而延儒遂簡在帝心矣

挿入犯大同總兵渠家禎閉門不出任其殺掠上召百官諭云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旦有警便束手無策只曉得請兵請餉又曰挿戮人民巡撫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止伏一喇嘛僧講款不令輕中國耶又曰邊疆失事只奉總兵等官難道敘功不陞文官朦朧偏護朕甚惡之後家禎疏至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家禎擁兵坐視豈能逃罪上曰督撫如何令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挿十餘萬衆渠家禎既有罪督撫作何

事劉鴻訓奏武臣在外提兵文臣在內調度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抚一向不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軍抵十萬強敵如何抵得鴻訓奏皇上責備文臣盡是但自皇祖靜攝以來至先帝時已二十年邊備廢弛已久一時猝難整頓上曰而今何如輔臣等俱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辭尚未見行一實事如何便見大不相同諸臣默无以對又一日御講筵問閣臣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周道登對曰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上始有愠色既而微哂之又問近來諸臣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謂情面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為匿笑噫有君無臣之慨已于此數事見之矣工科黃承昊奏言東南時患水災因水利不修上問水利為何不修閣

臣錢龍錫周道登同奏水利是東南第一大事但修理要錢糧前已擬
旨着撫轅酌議上沉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龍錫奏臣等唯恐
擾民故行托按酌量御史毛羽健疏請蘓驛遞上即令羽健自讀因諭
閣臣曰驛遞疲困已極小民敲膏吸髓馬不息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
若不痛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即擬票來及票至上以內有撫按司道
公務外俱不許違白牌語屬含糊命改票御史梁子璠讀汰兵餉內有
邊臣虛冒等語上召戶兵二部問何以冒濫至此戶部署事王家禎兵
部尚書王在晉奏兵餉濫冒已久各邊有事督撫屢次請添兵設餉情
弊已非一日又讀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弗克上矍然也曰荷戈者皆
老弱如何不查隨敕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按年挨冊查核具奏又一

日召對特召科道官至前諭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為耳目司
舉劾就中不無冒濫爾等試一思之所舉者果人人皆賢所劾者果人
人皆不肖乎朕特降諭切責有反坐二字以求直言今又面諭爾等各
籍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蓋上孜孜求治朝夕靡寧竟無一人能仰慰
聖意者至蘓驛遞清兵餉尤屬救時良策而奉行不善反以開流寇之
禍悲夫

召御史吳玉讀所劾樞臣王在晉疏至在晉何如人也命高聲讀至公
子親家等語上問親家姓名又問疏中壅斷字面王曰壅斷是市人登
高處左右望而取利之意又讀至時局等語上問何為時局王曰即當
時是魏忠賢的局面今日是皇上的局面上怒曰如何以他比朕又讀

至妄自矜詡等語上問輔臣何如李標奏在晉屢被人言宜放他去上
曰事事有不是非如何又都教化去便了又問張慶臻一事如何改賴
閣臣奏先見兵部手本慶臻揭帖在後上問慶臻如何敢送私揭慶
臻奏以小事不敢瀆奏工曰改救如何是小事又令諸臣及糾道官奏
王道直等俱云慶臻用賄改勅是實吳玉又奏劉鴻訓主使慶臻奏改
勅是中書臣又多了一揭上怒其妄辯叱之先是慶臻奉命提督京
營救內增有兼管捕營
四字提督鄭其心以侵職掌論之上命
查寫勅中書官因追究賄改緣由云因以擅改勅書罪下九卿科道
會議上奉旨劉鴻訓擅增勅書欺君說謊發邊衛充軍王在晉徇私
受囑并司官苗思順俱革職張慶臻行賄鑽營念係勳臣罰俸三年中
書田佳璧等法司定罪其奏吳玉王道直等劾有據各加一級

命會推閣臣以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孫慎行李騰芳何如龍薛三省
盛以弘羅喻義九人名上溫体仁憤其不得與也因疏許錢謙益於辛
酉科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與推上召廷臣面問体仁謙益辨良
久上問體仁所稱神奸結黨者誰体仁奏謙益之黨甚多臣不敢盡言
至此番枚卜俱是謙益主持吏科章允儒奏錢千秋一事已經問結体
仁資雖深望甚輕因會推不與遂尔熱中如糾謙益何不糾于未推之
先体仁奏科臣此言正見其黨盖前犹冷局恭他何用糾于此時正為
皇上慎用人耳允儒奏從來小人陷君子皆以黨之一字當日魏廣微
欲逐趙南星等予會推疏中使魏忠賢加一黨字行削奪至今為小
人等君子之榜樣上怒叱曰胡說御前奏事恣這樣批拿了錦衣衛

將允儒扶出、体仁又奏、皇上試問冢臣王永光、屢奉溫旨、何以不出、直待瞿式耜有言完了、枚卜、然後聽其去、皇上方眷汪冢臣、如何命他去、又奏曰、謙益熱中、枚卜、先使梁子璠上疏、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此從來未有之事、上召諸臣問曰、枚卜大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樣人是公不是公、諸臣奏來、閣臣李標等俱奏、關節與謙益无干、前已招問明白、上曰、招也、極閃爍、不可憑據、禮部侍郎周延儒奏、皇上再三下問、諸臣不敢奏者、一則惧于天威、一則牽于情面、搃之錢千秋一案、關節是真、不必又問、上又詰問曰、九卿科道會推、便推這樣人、就是會試、今後要公不公、不如不會議、卿等如何不奏、延儒又奏、大凡會議、會推、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為極公、不知外廷只是一二人把持定了、諸臣都不敢

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然言出而禍隨、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上曰、朕問卿等別無言答應、何貴召對、因目視延儒曰、適二班官中、只這官奏了數句、又謂輔臣曰、諸臣如此、到不如稱功誦德之時、地方也、完固財用也、充裕、今枚卜且暫停、時謙益伏地待罪、命出外候旨、次日奉旨、錢謙益關節有據、又蓋與枚卜有黨、可知着革職、回籍、錢千秋法司提問、又旨章允儒徇私、減公肆言無忌、革職為民、耿志禕、梁子璠、罰俸一年、瞿式耜、房可壯、降級調外

先是兩次召對、上以宜興奏語稱旨、已心屬之、適當枚卜、同鄉恐西人不能並相、因力阻、宜興不堪也、許公霞城欲為兩解之、商之掌垣章公、章公亦唯唯、再過虞山寓、則瞿公稼軒在座、執意堅拒、且

以擁戴宜興訊許公矣虞山且云彼與涿州相知非吾臭味若推宜興可不推我許公遂不致喙宜興見絕之已甚因與烏程合謀烏程既出疏忽蒙召對虞山猶不知以為拜相定於此日洋洋得意及入對方知有疏兩人廷辯烏程言如涌泉虞山出於不意言頗屈科道諸臣又多為虞山左袒者于是黨同之疑中于上意不可解矣宜興雖與涿州同年相好當涿州附卷年相時宜興正居憂在籍未嘗附之陞官也丙寅之獄諸賢以忤璫被難者宜興皆力為救援貽書涿州規以大義一時同志皆稱之不獨遜之一人之私也乃虞山草獨絕之已甚激成一番水火反使烏程得志惜哉御史毛九華糾溫體仁逆祠獻媚詩冊任贊化糾體仁居鄉不法諸事

上復召對命宣九華疏以問體仁體仁奏臣若有媚璫祠詩必于手書為贄無木刻之理既刻必流傳廣布豈有九華獨得之途中京師反無刻冊且何不發于籍沒逆璫之時而待於九華之手若以刻本為據則刻匠徧滿都門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捏上如言詰九華九華對臣八月買自途中上曰八月買的如何纔發九華對臣十月考選上問閣臣如何說首輔韓爌奏體仁平日硜自守亦有品望止以恭論枚下一疏忿激過當致犯眾怒上展冊指後四人俱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為只問此四人便知又召翰林官宣讀任贊化疏問溫體仁體仁曰臣之居鄉惟知奉公守法贄化不恭臣居官之事而恭臣居鄉之事以為誣臣居官之事俱皇上召問廷臣欺罔立見故誣臣俱居鄉之事以為

道里遙遠耳目易眩因奏贊化為錢謙益死黨代謙益首攻陳以瑞以瑞係崔魏劄奪皇上賜環因曾恭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反以媚瑞糾之把持銓部覆之為民又贊化薦相才一疏稱謙益為伊周班行此皆為謙益死黨之証上曰不必多說自此體仁偏以孤忠見知于上而結黨之說深啟聖疑攻者愈力而聖疑愈深矣

御史吳姓疏言舊制六年京察為諸臣不修職業者設若大奸大惡附逆害人者不在此例如劉瑾之敗一時附瑾用事者或誅或戍或削或降皆不待京察以此輩罪大人多考功法所不載也忠賢之克逆倍于瑾附忠賢之罪惡亦甚於附瑾之徒大畧有四如動搖國母逼封三王虎彪義子上公封爵名曰佐逆借題殺人屠戮忠良門戶封疆一網打

盡名曰害正稱功頌德聚斂建祠薦引邪類要典詆誣名曰速化此皆揭當明通權勢入幕密謀矯如不知有朝廷唾罵由人廉耻盡喪務須徹底澄清斬斷根株若混入察典則名目不分類數有限掛一漏萬何以示懲奉俞旨下部未幾遂奉特諭有逆案之定實自此疏啟之御史侯恂亦有疏言除奸察吏不可職銜三歲並行語俱暢快

大計京朝官南京吏部尚書鄭三俊右都御史陳于庭公疏於察典外舉南京媚瑞之人二十人大理寺謝啟光科郭如閻御史何早李時馨夏敬臣劉漢徐復陽戶部魏多胡芳桂張聚垣禮部虞大復胡鵬葉天陞兵部周宇李際明邱存性工部魏弘政葛大同歐陽克材應天府夏之鼎或甘心附逆或惧禍中變律以順逆之理無一可貸據覺奏聞奉

俞旨下部此亦在未奉諭定逆案之前也
上御平臺召閣臣韓爌錢龍錫李標吏部王永光左都曹于汧命定附
逆諸臣罪閣臣先僅以四五十人列案以請上大不然再令廣搜又益
以數十人上怒其不稱旨且曰此輩皆當依律法治罪諸臣以未習刑
名對乃召刑部尚書喬永升同事又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入對曰
二臣無事實上曰瑞圖以善書為逆璫書祠額碑文宗道題崔呈秀母
卹典稱在天之靈其罪更重又問賈繼春何亦不入閣臣對繼春言善
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覆其特論亦有可取上曰惟反覆故為真小
人于是復將御前祠額紅本發下令據旨定罪分列擁戴諂附建祠稱
頌贊導諸款首冠以大逆魏忠賢客氏令刊布中外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朕惟帝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君先明逆順經凜人
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刑法罔攸赦逆豎魏忠賢環
狡下才備員結使傾回巧智黨籍保阿初不過窺嘖笑以伺陰陽席寵
靈而饗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翼何蠢爾得肆其毒痛乃一時外廷朋
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盟或呈身入幕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屠
善良或秘策合圖扼利權而管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効首功倡和已
極于登封稱謂漫疑于無等誰成逆節致長燎原及朕大覽嗣登嚴綸
屢霽元克逆孽次第芟除尚有飾罪邀功倒身竄正以望氣占風之面
目誇發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惡烏容貸錯朕鑒察既審特命內閣
部院大臣將發下祠額紅本恭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諂附建祠

稱頌贊導諸款、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奸逆之案、麗於五刑、稍寬脇
從之誅、及茲三禡、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始開一面、此外原心省過、
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洒滌肺腸、恪修職
業、共遵王路、悉斬葛藤、无曠官守而假事、論張無怠、思仇而借題、糾舉
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是以課官方、有一於手斯、必罪不宥、尚各懲
志、乃亦有終、欽哉、故諭

一首逆

魏忠賢

客氏

依謀大逆律、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已經正法

一首逆同謀

崔呈秀

李永貞

李朝欽

魏良卿

候國興

劉若愚

依謀大逆、但其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律減等擬斬

一交結近侍

劉志選

梁夢環

倪文煥

田田吉

劉詔

孫如洌

許志吉

薛貞

曹欽程

吳淳夫

李夔龍

陸萬齡

李承祚

田尔耕

許顯純

崔應元

張体乾

孫雲鶴

楊寰

以上依諸衙門官吏與內官互相交結泄漏事情、夤緣作孽、扶同奏啟律、斬秋後處決

一交結近侍次等

張訥

閻鳴泰

周應秋

李魯生

楊維垣

潘汝禎

郭欽

李之才

以上依交結近侍、官員律、減等充軍、仍行各抗、按招、擬有

駐私情、節一併看明、奏請發落

一逆孽軍犯

魏希孔

魏希堯

魏希舜

魏希孟

魏鵬程

魏志德

魏良棟

魏鵬翼

魏撫民

一本此項內有楊香
清昌祥昌馮元先傳
之琮雀鐘六人

傅應星

楊文奇

容光先

徐應元

劉應坤

王朝輔

涂文輔

孫進

王國泰

石元雅

趙秉彛

高欽

王朝用

葛九思

司雲禮

陶文

紀用

李應江

胡明佐

一文結近侍又次等

馮銓

顧秉謙

張瑞圖

來宗道

郭允厚

薛鳳翔

李蕃

孫杰

張我續

朱童蒙

楊夢衷

李春茂

李春輝

王紹徽

徐北魁

劉廷元

謝啟光

徐紹吉

邵輔忠

楊所修

賈繼春

范濟世

李養德

阮大鍼

姚宗文

陳九疇

元詩教

趙興邦

傅魁

安伸

孫國禎

郭華

馮嘉會

曹思誠

孟紹虞

張樸

李恒茂

郭尚友

李精白

秦士文

卓邁

盧承欽

陳爾翼

石三畏

郭興治

張文熙

楊惟和

何廷樞

陳朝輔

許宗禮

劉徽

智鉉

何宗聖

王珙

汪若盞

陳維新

門克新

游鳳翔

田景新

呂純如

吳殿邦

黃運泰

李從心

楊邦憲

郭增光

單明詔

王點

李嵩

牟志夔

張三傑

曹爾禎

毛一鷺

張文郁

周維持

徐復陽

黃憲卿

許其孝

張養素

汪裕 梁克順 劉弘光 温臯謨 乾奇謨

陳以瑞 莊謙 龔萃肅 李應薦 何可及

李時馨 劉淡 王大年 余合中 徐吉

宋禎漢 張汝懋 許可懲 劉祖述 李燦然

劉之倚 孫之獬 吳孔嘉 李寓庸 潘士聞

王應泰 張元芳 阮鼎鉉 李若琳 張永祚

周良才 魯國禎 張化愚 李桂芳 張一經

陳殷 夏承敬 周宇 魏勇 郭希禹

顏鵬 李際明 魏弘政 岳駿聲 郭士望

張聚垣 周鏞 徐四岳 辛思齊 胡芳桂

以上依交結近侍員官律引名例
律減二等坐徒三年納贖為民

一論附擁戴

李明道 劉敬 徐進 馮玉 楊朝

胡賓 孟進賢 劉鎮 王体乾 梁棟

張守成 商成德 以上俱為民當差 王休乾 徐應元等十

又疏列次第四十四人

房壯麗 董可威 李思誠 王之臣 胡廷宴

張九德 馮三元 喬應甲 揚維新 朱國盛

馮時行 呂鵬雲 董懋中 周昌晉 虞廷陞

楊春茂 徐景濂 陳保泰 郭興言 周維京

徐揚先 陳序 曹谷 朱慎鑒 郭如闇

何早 虞大復 葉天陞 邨存性 葛大同

夏之昂 張九賢 李宜培 譚謙益 歐陽克材

吳士儁 徐溶 潘舜曆 李三楚 童舜臣

陳守璿 以上炤考察不謹擬冠帶
閑佳御筆抹去冠帶二字

此案主筆者首輔韓恭定者次輔錢李暨部院三人也首輔持正有餘
剛斷不足况冢宰身曾頌逆而與定附逆之案有不私庇同黨掣肘
當事者乎所賴聖明嫉惡甚嚴申諭再四諸臣惕于明綸不敢不遵
命以從事然欲上副聖天子錯枉之權下昭萬世臣民之戒者尚有
未盡也自此以後下之謀翻者伺之十七年如一日上之堅持者亦

十七年如一日直至南渡後馬阮用事案翻而國運隨之以盡尚得

謂小人之進退不閑與忘大數哉

命給慘死諸臣高攀龍楊連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魏大中周

順昌李周宗建袁化中黃尊素夏之令吳裕中萬燝等三代誥命

從吏部驗封司即中徐大相之請也

先是褒卹命下各家諸子赴闕謝恩上許先臣受冤始末因各有所

陳乞如楊之易周廷祚夏承請給還原贖即各奉命給五百金魏學

濂疏其兄學泚死孝請附葬祔祭高世儒繆虛白請母氏封誥孫之

請祖父母封誥皆奉旨俞允至是周茂蘭疏援會典覆允矣封司徐

公謂各臣事同一體不宜有異封典該部職掌不煩子孫一一自陳

遂合諸臣姓名彙題同請即奉命旨斯直從前未有曠典敢備記之
以誌聖恩并見當事善推上意表揚先忠之盛美時政府司票擬者
為首輔韓蒲州次輔錢華亭二公云

鹿善繼敘同難錄畧云皇上神聖其用意深遠每非臣下所能窺如
言及逆黨人孰不言之恨之未幾而漸平矣言及諸忠臣孰不憐之
痛之未幾而亦漸平矣漸忘且托于見善不喜聞惡不怒之說
而復厚誣吾君於逆案欲從寬于褒忠欲從薄也至欽定逆案凜焉
天誅而三代誥命之給即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惡不為眾清
不以久倦且不因煩生厭也皆持忠不望報之論使為惡者畢竟得
利為善者畢竟不利也耶

御史方大任疏奏會審曹欽程事欽程面出揭言馮銓為其房師召欽
程使論周宗建四人以周在先張慎言次之張曾論其父也必附以李
應昇黃尊素則南樂深仇也數日後復召至其寓李魯生先在袖出疏
稿逼欽程上矣次年冬田仰以浙臬齎捧入京與馮言吳越之會有七
人一黨周順昌周宗建高攀龍黃尊素繆昌期李應昇交通周起元私
謀翻局馮即欲謀致七人于死復欲迫欽程再上疏欽程力拒之馮大
怒即授意本房門生潘士開上疏薦仰而論欽程仰立轉京堂程立遭
削奪是首造謀者馮涿州成其謀者李魯生欽程其威逼脇從者也後
此之播虐專主其事者亦涿州成其謀者田仰也其言鑿如此銓媚
瑞害人章奏屢見即臣亦銓使其門生王珙所奏臣去年已入告其詳

矣、今總聽皇上之睿斷云、田仰隨有疏辯言欽程奏四臣于乙丑之二
月、臣不在京、七臣被逮於丙寅之七月、臣入賀事竣、又赴粵矣、欽程且
謂于彼无干、何以反謂臣造惡乎、時逆案已定、聖旨遂不深究、止欽程
坐大辟、

欽程之疏出于馮銓確矣、至丙寅李實之疏、據實辯為李永貞誘空
頭印本、入京填寫、則亦有銓等與謀、何疑、惜當事僅以永貞欽程抵
罪、竟未窮究其事也、若田仰辯疏云、七臣死於丙寅七月、時已事竣
赴粵、然實疏之上、實在二月、諸臣被逮、皆在三月、被害在六月、正仰
在京時、謬云七月、適詞情見矣、况仰與馮銓魯生本至交、即非造謀
之人、亦與謀之人也、竟得脫然、事外僅以京察拾遺奪職幸矣、至竄

伏數年、弘光南渡、負緣燃灰、督撫淮揚、清兵一至、稽首投降、小人故
態如是、又何言哉、

二年二月十四日、皇長子生中宮、周后出、示樂、以後惟自武宗毅皇帝
為孝宗正宮、張皇后所出、其餘中宮並無生子者、

后父周奎、係蘄州府長洲縣人、后生于葑門、內今有坤儀鍾瑞坊尚存、
后幼隨父居京師、以天啟七年選為信王妃、旋正位中宮、后父封嘉
定伯、有賜第在葑門、

聖躬燕處之所為屋三間、而不並列、由第一間而後第二間、第三間
其第三間則聖躬燕息處也、第二間中設大薰籠、置衾裯之屬、凡幸
宮眷至第一間、則盡卸諸衣裳、裸體至第二間、取衾裯被身、乃進至

第三間所謂抱衾與裊也。即中宮與東西兩宮赴召不敢不遵行此禮。唯先后以藩邸同甘苦不肯赴召。又駕至中宮。后必趨出宮門外。接駕先后亦以糟糠故廢此禮不用。

應天巡撫曹文衡奏解進罪輔顧秉謙窖藏銀三萬八千餘兩。請留充該府本年兵餉。奉旨允行。秉謙素行貪鄙。天啟中以投身逆璫得大拜。在閣四年。惟以婪賄為事。至秉軸票擬一奉逆璫之意旨。然貪鄙之甚。璫亦漸厭之。於是准其請告歸家。璫敗後。臺尚交章劾其庸惡無耻。媚璫悞國。奉有預鈍依阿之旨。居鄉猶肆虐鄉里。黷貨无厭。崑山合邑士民積忿不平。群起攻之。登門辱詈。秉謙於昏夜挈貲潛遁。其居室遂搶奪一空。州縣力為禁緝。士民稍安。旋奉旨搜其家中所遺。已為眾人藏

匿。及地方搶散殆盡。止得其窖藏現銀。尚有此數。蓋僅存十之一耳。

詹事羅喻義等公疏為故輔張居正陳情乞恩。奉旨居正佐我皇祖。肩承勞怨。力振紀綱。飾弛舉廢。多有可紀。雖以奪情及身後蒙議。然過不掩功。委當垂卹。其子懋修量復職銜。該部從公看議具奏。准

復二廕。并給還應得誥命。

工部節慎庫主給發商人上供顏料銀兩。最稱弊數。設有監督主事一員。巡視科道二員。皆為釐奸剔弊計。而諸臣奸弊更甚。二年四月。尚書張鳳翔發其事。有發銀二千。寔給四五百者。上特御文華殿召對。面詰再三。拿巡視科道王都高賚明主事劉鱗長。俱下獄究問。又追論元年同事諸臣。祖重燁。吳阿衡二人。狼籍最著者。俱下獄。後吳以邊才出為

監軍御史餘分別謹請

命水堊熊廷弼從其子兆璧請也先是御史饒京疏中言及閣中已擬
批行而御筆抹去之至是因兆璧上疏閣臣即具揭為辯白略云廷弼
初任巡按任總督其功狀皆有可言至遼陽既失再起經畧與巡撫王
化貞戰守異議廷臣又為之分左右袒致廣寧潰敗與化貞並馬入關
挾收昧淺衷悞疆圉大計以此殺身无辭公論今傳首邊廷頭足異處
已足為戒矣然使當日按封疆失陷之律偕同事諸臣一体伏法自當
自腹乃先以无影^賄坐揚連等作清流之陷阱既又以刊書惑眾借題
偏殺身死脏懸屏及妻孥長子自勿斯則廷弼死未心服也且自有遼
事以來騙官營私不知凡幾廷弼再任不取一錢不通一饋終日焦唇

漱舌爭言大計似犹此善于彼魏忠賢竊柄人俱靡然從風廷弼一長
繫待決之人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
俠腸犹未尽泯今傳首已逾三載水堊原无禁例且茲事雖屬封疆于
邪正本末无有關係數年來是非功罪悉在聖鑒或不目為謬也始奉
旨允行至四年秋後行刑化貞亦即處決矣

四月十七日上講讀既竣出一疏示輔臣則山東益都縣有驛丞黃道
妻為夫頌寬蓋鄉紳唐煥之弟行馬牌不厭意播斃驛丞丞之子以觸
柱死父以叩閣死都中其妻官氏復上書訴冤也上曰驛丞申飭屢矣
何縱橫敢爾子弟如此本官可知鄉官如此地方官可知一府同知代
為申詳不能竟道府匿不報皆當重懲輔臣承者退上方欲清驛逋故

留意如此而辭氣仍安和不迫也。上親講讀凡講書史過詞旨无甚關係及凶暴不祥耳避者悉置勿講或越過一二章或數章旧例也。一日講臣丁進講中庸越鬼神章講辨其大孝二節上即展前一節環視欲問未果已而李孫宸講君子无所爭一節則自子張問十世以下至季氏旅泰山越七章講將半上復展前數葉割然有聲講竣遂問前幾章何以不講孫宸婉轉對曰此數章無甚妙理上又問復對曰是閣中冰定也上指旅泰山節曰想為季氏無僭分耶旋口宣講官丁進進出班跪上命無起遂問鬼神之事為德章無甚忌憚何以不講進遂巡未對上顧輔臣輔臣皆趨近御前案首輔韓燮對曰鬼神之事頗涉竊冥上曰還要補講進來進承旨叩頭而退聖

想其軍士何也又山東縣姓無長蘇如曾無亦不無神降執其器無神降執其器無

文請心滿無文請心滿無

容未動宜與書讀無又月督兩案無容未動宜與書讀無又月督兩案無

勉以該言即言

仍安和不已也

七月督師袁崇煥擅斬總兵毛文龍于皮島奏報文龍逆跡昭然机不容失便宜從事席藁待罪奉旨文龍靡餉冒功通夷有跡事關封疆安危關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

按文龍向為遼東叅將遼陽陷逃至海濱適有難民數千文龍以術籠絡之同航海至皮島蓋皮島居遼東朝鮮登萊之中稱孔道文龍無斬荆棘具器用招集流民通行商賈凡南北貨咸于毛處掛號乃得發不數年遂稱雄鎮又掠沿海零丁或指為奸細故稱臨陣斬獲以是積功官都督掛平遼將軍印逆賢時內閣出鎮各邊文龍疏請關監其軍上即位屢汰冗兵勅下山東撫按檄登萊兵備王廷試往廷

試受賄遂稱文龍兵馬可用絕無冒破文龍亦憚上英明思自立功名遂與東通誠願捐金二百萬易金復一衛地奏恢復功邀上賞已成約矣袁崇煥以督師出上召問漫以五年滅奴為期及履任現知毛有成約陰遣喇嘛僧啖以厚利冀解主議以就袁最重誓約堅持不可喇嘛僧曰今惟有斬毛文龍在彼不為負約在我可以成功袁遂以閱武為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毛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謁袁亦置酒留宴酒半伏甲起稱有密旨即座中擒文龍斬于轅門外時崇煥布陣嚴整衆亦不敢犯毛部下千餘人散往他處餘衆悉託托事定然後入告朝廷亦姑容之先是崇煥陛見入都閣臣錢龍錫叩以遼事答以當從東江做起錢謂捨費地而問海道何也且毛

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至是疏中即入錢語錢後竟以此得罪文龍既被殺袁疏請增餉三百萬謂五年之後遼事平并前所加各項皆可蠲除此一勞永逸計也上令廷臣議皆報稱不可袁計窮至十月遂致奴兵入口矣

九月二十六日斬決重罪二十人內田吉倪文煥吳純夫梁夢環李夔龍皆逆案也楊鶴渠家楨張翼明封疆失事也高道素殿工侵欺也故事部開決囚單必以民犯強盜叛逆及真正人命列于前聽上勾決幾名而止若官犯則列名于後是年疏上御筆獨將後開逆案諸人勾決先是中宮以皇子大慶請免行刑上曰生子固大慶事誅有罪亦大慶事當並行而不悖旨下政府揭救面救再三上曰不殺此輩則逆案為

无名政府曰此輩不過患得患失之鄙夫耳上曰既是患失便可以無所不至政府乃不敢言時方久旱行刑後大雨

高道素督造桂王府第侵欺錢糧无算地工俱潦草塞責即棟梁皆極不堪者一夕大風雨後殿數帶俱傾壓死宮眷百餘人以後每遇風雨王必露立庭中深屋覆壓之惧也上以是勾及之閣臣以為請上曰朕若出就藩封就是這榜樣高道素監造府第使數百宮人死於非命即寸斬道素尚未敵辜又何請焉道素自謂必无虞沉醉出獄臨刑方醒倉皇不能出一語但連呼如何如何而已

奴兵從長城下大安口直抵遵化時新令汰冗兵被汰者謀作亂奴至城下開門迎入遵抚王元雅死于亂軍中同死者知縣徐澤以新任推

官何天球已陞未去保定推官李獻明以查盤來教諭田毓齡守備劉
聯芳時十月二十四日也遂破三屯營總兵朱國棟自縊山海總兵趙
率教帥良兵赴援兵營于七家嶺猝遇敵全軍覆沒將攻薊州袁崇煥
親帥部將督遼兵萬騎自山海直入薊城守護以因舍薊而掠三河豐
潤玉曰三屯馬關諸處有內守不堅而殘破者有邑令嚴守而無恙者
其死難蒙恤者良鄉令黨選醇清河令任光裕也固安令劉伸蒞任方
十日聞報先運藏倉庫身帶印篆出走家人被殺者二十口竟以城陷
不狗問大辟監固安獄中十年方得遣戍

命蒲桂為武經畧總理援兵諸鎮悉聽節制桂戰安定門袁崇煥戰廣
渠門殺其王子一人初袁自関門入援中外望捷音迨駐兵郊外訛

言繁興上意方急退敵待之有加禮召見文華殿自起慰勞呼以督師
問禦敵之策賜御膳解上貂裘賜之又與祖大壽各賜盔甲一副及東
便門之戰殺傷相當虜鋒少挫督師兵亦疲甚有入城休息之請先是
郊外徹候中貴之圍固圉墓為賊兵踐踏毀折各中貴因環訴督師賣
好不肯力戰上已心疑矣及奏入上懼然心動復召對詰問良久言及
援兵入城上聲色俱厲遂縛崇煥下獄閣臣謂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上
曰勢已至此不得不然袁既下獄関兵之在城外者関然稱亂幾欲突
集城上命兵部從獄中出崇煥手書慰止之祖帥亦竟擁其重兵颺去
楊士聰曰己巳之變袁崇煥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將不
為無見而袁為人踈直于大璫少所結好毀言日至遂罹極刑厥後

蒲桂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為非宜哉乃京城小民亦群然以為賣國而詈之矣

袁既下獄遼兵東潰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免我輩在此何為上乃出諭暫令解任聽勘而先入言深竟不可解矣

當本兵王在晉被譴後上召對群臣陞工部侍郎王洽為兵部尚書洽山東人抗直無私援相貌極雄偉上私語云好似門神有術士即卜其在任不久以門神一年一換也至是如奴入十一月十六日召對群臣多言中樞備禦疎虞調度乖張先既不能預授方畧今又不能整擗兵馬簡討項煜又引世廟庚戌故事云斬一丁汝變將士震慄上遂下洽于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之陞口北兵備梁廷棟為順天巡撫起舊帥楊

肇基為薊鎮總兵又起舊帥王威尤代揚御蕃孫祖受出罪帥馬世龍于獄俱以原官立功

起舊輔孫承宗督師通州仍入朝陞見十月十五日至弘政門上即召入諭曰守禦百無一備卿如何為朕調度承宗曰臣聞袁崇煥駐薊州

蒲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為得策一又聞尤世威曰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上曰卿欲守三河何意承宗曰守三河可以阻西奔可以遏南下上曰卿即為朕調度京師承宗曰皇上當緩急之際不恤軍士性命而使之飢寒恐非萬全策上曰卿言是卿不須往通面諭首輔草勅賜劍出朝即周閱都城草揭回奏畢次日出閱重城乘月巡濠整度險阻質明又奉後命虜報通通星馳通州料理蓋上意謂守近

不如守遠故仍行守通初命也時倉場總督孫居相保定撫解經傳皆
駐通州不受調度都城已傳通州三河等处皆失孫到通州遣人齎
至上始喜曰通州固無恙乎即奉旨大小官員俱聽督師輔臣節制
孫承宗奏初三日通州城守者瞻見遼兵紛紛南下初四日知祖大壽
全軍東潰自通之南二十里以趨張家灣渡河臣以手字慰大壽并傳
一檄以托三軍令游擊石國柱飛騎追之極力開諭軍校亦多流涕但
曰主將已戮又將以大砲殲我軍故不得已至此國柱又前追而大
壽已遠去矣時訛言大壽且與奴合反戈向承宗因密奏大壽危疑
既甚又不肯受蒲桂節制乘一軍驚駭有放砲洗軍之說激而東潰
非諸將卒盡欲叛也遼將大半為馬世龍部曲臣謹遵便宜行事之旨

密遣世龍往撫苟見世龍必有解甲而歸者又密札諭大壽教以急上
自列求兵殺賊以贖督師之罪仍許代為別白大壽論大哭其部曲皆
哭乃如指還報而前軍已過永平矣

祖大壽率所統兵至山海關城南較場列營鎮朱梅同監軍道王楫
赴營勸其反戈自効言未畢眾兵擁大壽上馬奪關而出隨有馬世龍
捧旨由正關出招諭多時大壽乃率諸將叩頭世龍即諭之云諸將既
感聖恩當鼓全旅進關再選未去馬步萬餘以繼後用保宗社則聖恩
可酬督師可生汝等可成千古人品否則終于大義未安委曲信撫導諸
將皆悅大壽乃受約束暫歸信地承宗亟使世龍報命隨遵旨移駐關
門防守

滿桂勇悍敢戰而矜已自用督諸將出陣軍無號令不能約束以十二月十六誓師而南十八遇敵于芦溝橋一戰而全軍殲焉桂與孫祖壽皆死之黑雲龍麻登雲擄去黑後于四年九月反正逃歸上獨滿孫二將血戰捐軀命禮部官出城致祭并查子孫優卹

庶吉士劉之綸金聲俱上疏請纓自効并薦奇士申甫可為大將上即陞之綸兵部右侍郎為戎政副協理申甫特授副總兵捐內帑十七萬聽其調度召募改金聲為御史監其軍然甫嘗游談無實所習僅役鬼之術所募兵皆無賴子十六日統兵至良鄉與敵遇所造車不可用試術亦不驗所統七千餘人俱敗事聞命檄欵給卹金聲以未出城得免于難之綸以三年二月帥師至遵化遇敵自永平回合兵冲殺前兵既

與敵即遣官招降之綸不屈力戰而死

上以城守潦草下工部尚書張鳳翔於獄管工司官長洲管玉音崑山許觀吉四川周長應上海朱長世俱廷杖十臨時閣臣合詞祈請寬宥上曰目下與敵止隔一牆宗廟社稷都靠這牆若這牆一倒宗廟社稷都沒有了豈可不重處時許周朱俱斃杖下張管贖徒

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人入援皆勁卒也最先抵都城下兵部即調守通州明日又調守昌平又明日調守良鄉功令兵到初日不准開糧次日列營訊地乃准開糧西兵連調三日皆不得糧既餒且怒遂沿路劫掠耿以不戰軍士連闕大辟次年棄市耿在天啟年間官薊州兵備以不拜逆璫生祠為撫臣劉詔誣劾問辟幸遇上登極赦罪復官即

超陞巡撫僅越兩年竟復得罪死西市深可痛也自如杞逮後五千人
哄然各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從此起矣

內外城守以屬退往三河一帶方少寬二十六日夜刑部獄囚盡逸幾
為大患次日城門復閉為捕囚也刑部奉旨時方戒戾獄囚逃逸典守
官所司何事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提牢教繼宗俱革職着錦衣衛

監禁

元年枚卜一事以烏程許虞山故遂高閣不行至是蒲州將乞休力請
點用十一月初六遂欽點大名成基命改名入閣又于十二月廿一日

特用且與周延儒會稽錢象坤桐城何如寵蒲州忠厚拘謹不能仰
副聖意虜騎既退中書原抱奇遂出疏叅首輔與袁崇煥通謀悞國左

庶子丁進以陞轉愆期亦出彈章工部主事李逢申繼之蒲州遂請告
回籍其禮尚從優厚云抱奇固貲即不足言丁與李皆蒲州已未所取士也

丁奉旨以陰陽閃爍降二級李以監督火藥失事下獄遣戍蒲州後以
北兵破城死難其事未詳故失記

上時銳意功業本兵申用懋老成持重無所作為梁廷棟智巧人也初
自遼道超陞巡撫旋晉兵部尚書督師薊通為上所倚任三年正月初
五日丙旨申用懋着解任回籍梁廷棟回部管事

奴兵雖東歸復破永平灤州盤路不退永平鄉官白養粹首先迎降獻
女以行媚孫閣部率師東行嚴檄各將共攻灤永有舊永平兵備張春
素得民心曾練有鄉勇二萬皆精銳可用逆璫時張春被劾罷歸鄉勇

皆散至是復起春為太僕少卿整飭永平兵備永民聞之皆率先來迎
向所練鄉勇亦皆來會軍聲大振四川永寧兵備刼可訓甫破安酋奏
捷遂率勝入援安部司務丘禾嘉以監軍入祖大壽幕激以忠義于是
各帥啟營直薄灤州張春刼可訓馬世龍等皆身被矢石誓不返願奴
見勢逼遂開東門而出而灤州告復永平城中聞灤州既復咸有叛志
奴已擄掠蒲志復見城中心變一夕屠城而去所存者十之四五而已
大兵入城白養粹已死其母尚存張春先臣書封所有而出絕無染指
世龍及取之大壽至空無所有遂將白母用嚴刑乃尽出積藏蓋幾百
萬云餉司陳此心鄉紳郭鞏俱以剃髮投降連問鞏固逆案問徒向以
首媚魏璫為周忠毅參論者也至是始以大逆論斬先是遵化之破有

原任兵部賈維鏞率眾投降即授為巡撫之職至是亦同擒治正法凌
遲并同事十人俱傳首九邊
隆萬以來除海忠介外從未有以乙科躋鉞者庚午恢復灤永後陞
四川副使劉可訓巡撫順天兵部司務丘禾嘉巡撫山東係新設前屯兵
備孫元化巡撫登萊漢中兵備刼應遇巡抚甘肅皆乙科也一時共得
四人立以九品末郎直躋中丞尤屬異數自後超用甚多至陳新甲直
正中樞之席然究无一人建功立節足副破格之特恩者

二月初十日册立皇太子以戒嚴免升殿百官聽宣勅于午門行
十拜禮賜三品以上及日講官各花朶紅一匹三品以下皆半紅花
枝用角日講官紅全足花枝用銀加恩輔臣及督臣皇親周奎及司禮

監有差禮部尚書李騰芳加太子少保儀制司郎賀世壽陞光祿少卿
表崇煥連問後御史高捷疏恭錢龍錫即指表疏中輔臣錢某相商之
語指為同謀時同志者功錢于辨疏中當痛言一番明主可為忠言而
錢竟不能從也引罪疏甫奉溫旨隨即入閣高捷再疏遂得旨着致仕
至是方悔不用前言則已晚矣

御史史塗高捷表弘勳三人皆附楊維垣力持黨局方璫勢初敗維垣
既作三人連疏恭劉鴻訓之持正票擬又力阻舊輔韓煥之召用以此
得罪公論奉旨革職時主票擬者錢龍錫也迨刻以改勅事敗冢宰王
永光遂力為三人求復官科道交章論之上方注意永光竟因其言用
塗提二人弘勳則令俟勘問事結另擬時弘勳又以賄賣被劾也適遇邊警表

崇煥以通款下獄二人遂與永光合謀借崇煥以報龍錫因錢以及諸
臣亦成一逆案為翻前案地溫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尚書梁廷棟初
以外任被特簡惧上英明不能遽起大獄不敢任其事韓卒以此去錢
竟連下獄問辟

刑部越獄之變奉旨拏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提牢教繼榮于錦衣
衛時以內外戒嚴故上怒甚欲重懲之至次年三月初十日御講筵講
臣文震孟進講君使臣以禮章功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勿徒峻刑法
以啟猜疑語極剴切上為改容傾聽講畢退上傳諭講臣暫留初疑有
所召對後殿門俱閉退至閣中則聖諭已宣付閣中釋諸臣送刑部乃
知諭留閣臣俾即見諸施行也

諸臣既下刑部尚書韓繼思復以勘問從輕革職矣更命都察院易應
昌定罪易擬以法止當杖屨旨駁問易執奏再三上大怒下易錦衣衛
司官徐元燾廷杖五十棍後部擬喬以年老篤疾准遣戍胡擬杖教亦
遣戍

易既下獄錦衣衛奉嚴旨打問兩次以為執法庇私無人臣禮今法司
從重擬罪部擬易以寬擬喬允升今允升已從寬論戍應昌之罪亦不
能加于此又奉嚴旨以允升自以老疾減等應昌違旨徇私當依律加
等論不得借以求寬再駁再問竟坐大辟繫獄時京師雷雹大震會審
之日雷擊審官案于是上警悟緩其獄并停天下行刑至次年始以天
旱齋禱方得釋放

